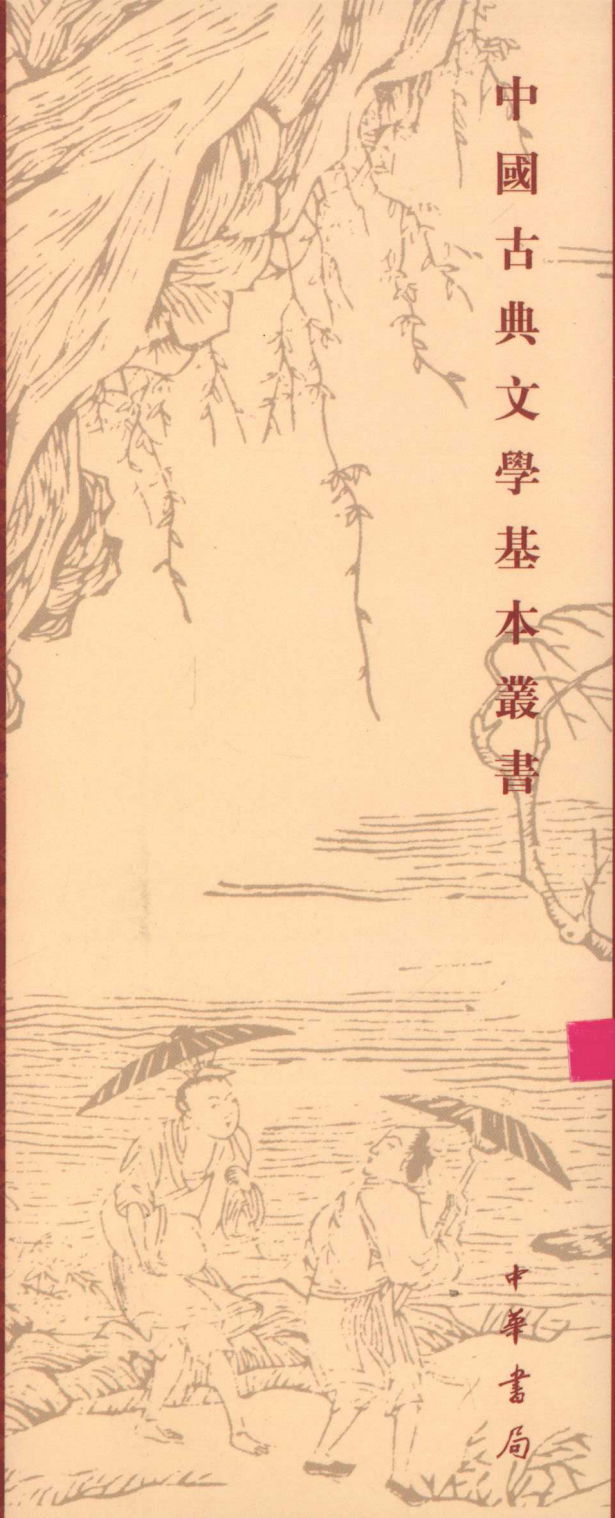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

庾子山集注

下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庾子山集注
下冊

〔北周〕庾
〔清〕倪
許逸民

信撰
璠注
校點

庾子山集注卷之十三

碑

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

《隋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河南郡陝縣，後魏置陝州弘農郡。」《周書·明帝紀》云：「二年春，於弘農置陝州。」庾信本傳云：「出爲弘農守。」此篇及下《溫湯碑》，皆爲弘農太守時作也。五張者，張元高子，兄弟五人，捨宅爲寺，故以爲名。寺者，寺本華題。《釋名》曰：「寺，嗣也，謂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。」故天子有九寺。《僧史略》云：「鴻臚寺本禮四夷遠國之邸舍，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，以白馬馱經來，故用白馬爲題。本是司名，西僧乍來，權止公司，移入別居，不忘其本，還標寺號。」經者，梵音「素怛����」或「蘇怛囉」者，華言「線」，蓋取貫穿攝持義也。又梵云「修多羅」或「修妬路」者，秦言「契」，謂上契理，下契根。故言經者具三義，謂久通、由也。肇云：「經，常也。」謝靈運云：「經者，由也，律也，通也。」謂言由理生，理由言顯，學者神悟，從理教而通矣。藏者，梵云「俱舍」，或云「比咤」，或云「摘迦」，此翻爲「藏」。經、律、論謂之三藏。又辟支佛藏、菩薩藏、聲聞藏名「三藏」。又阿含、毗尼、阿毗曇爲「三藏」。《四教義》稱阿含卽定藏、毗尼卽戒藏、阿毗曇卽慧藏。藏者，攝也，謂攝人，攝法，故包含攝持之義。時寺主法映及洛州刺史張隆等，於寺中造一切法輪。子山出守此邦，逢茲佛會，遂相請託，有此碑文也。

蓋聞如來說法，萬萬恒沙^①；菩薩轉輪，生生世界^②。豈直優波提舍、祇夜、修多而已哉^③！是以熙連禪河，質多羅樹^④，七處八會，三清疑作請。四說^⑤，皮紙骨筆，木葉山花^⑥，象負之所未勝，龍藏之所不盡^⑦。雖復銀函東度，金甕南翻^⑧，秦景遙傳，竺蘭私記^⑨，譬猶海水之一珠^⑩，不下崑山之片玉^⑪。若夫法雲深藏，師子雷音^⑫，梵志往生，聲聞說戒^⑬，雪山羅漢之論^⑭，驚嶺菩提之法^⑮，本無極際，何可勝言^⑯。

①如來，佛號。佛有十種名稱功德，如來，十號之一也。梵云「多陀阿伽陀」，亦云「怛闍阿竭」，後秦翻爲「如來」。恒沙，喻多也。《維摩經》曰：「名爲多陀阿伽度。」肇曰：「秦言如來，亦云如去。如法而來，如法而去，古今不改，千聖同轍，故名如來，亦名如去。」什曰：「多陀阿伽度，秦言如來，亦言如去。如法知，如法說，故名如也。諸佛以安隱道來，此佛亦如是來；彼佛安隱去，此佛亦如此去也。」竺道生注曰：「如者，謂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，故曰如來。」謝靈運《金剛般若經注》曰：「諸法性空，理無乖異，謂之爲如會如解，故名如來。」《維摩經》曰：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。」《法華經》曰：「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土。」又曰：「其數如恒沙。」又曰：「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過八恒河沙數，於大衆中合掌作禮而白佛言：『我等於佛滅後，在此娑婆世界護持經典，當於此土而廣說之。』」佛言：「不須汝等護持此經，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菩薩，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，能於我滅後護持誦讀，廣說此經。」佛說是時，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，地皆振裂，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同時涌出，身皆金色，三十二相，無量光明。先盡在此娑婆世界之下，虛空中住，聞佛所說音聲，從下發來。一一菩薩，皆大衆唱導之首，各將六萬恒河沙眷屬。如是等比，無量無邊，算數譬喻所不能知。」又曰：「我說是如來壽命長遠時，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衆生，得無生法忍。四天下微塵數菩薩，四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按：恒沙，喻如一佛國恒河沙數，乃至

如四四天下微塵數。言如來說法，菩薩四衆護持經典，如萬萬佛國恒河沙數之多也。

◎菩薩梵語具足云「菩提薩埵」，此云「覺有情」，從行立稱。梵云「斫訖羅」，此土翻「輪」。凡佛有所說，皆名轉法輪。生生猶言衆生之類。《楞嚴》稱世爲遷流，界爲方位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名「世」，東西南北、四維、上下名「界」。僧肇《維摩經注》曰：「《菩薩正音》云：『菩提薩埵，菩提，佛道名也；薩埵，秦言大心衆生。有大心入佛道，名菩提薩埵，無正名譯也。』」《大毘婆沙論》云：「何名法輪？答是法所成故，法爲自性，故名法輪，如世間呼金輪等。輪是動轉不住義，捨此離彼義，能伏怨敵義，又圓滿義，爲轂、輻、輞三事具足，故輪體法，卽八聖道支也。初名小乘法輪者，以戒爲先。次大乘法輪者，以智爲先。」《華手經》曰：「爾許芥子所墮世界，合成一器，中滿細沙，尚可數知。而此菩薩所可勸請諸佛轉於法輪，度脫衆生，是不可數。又以珠輪、衆寶華輪、香輪、金銀綵畫木輪上佛，請轉法輪，遊於十萬無量世界，勸請諸佛轉於法輪度脫衆生者，豈異人乎？今此發心卽轉輪菩薩是也。」《維摩經》曰：「三轉法輪於大千，其輪本來常清淨。天人得道此爲證，三寶於是現世間。」《佛國記》曰：「凡佛有四處：一者成道處，二者轉法輪處，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，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法處。餘則隨時可現焉。」《思益經》曰：「當知是人轉法輪，如轉輪王。」按：《思益經》此文及《大毘婆沙論》言「如世間呼金輪等輪」者，俱舍云：「轉輪王有四種金、銀、銅、鐵輪，領一、二、三、四洲。」諸佛轉於法輪，若此等輪矣。魏收《釋老志序》曰：「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，皆因行業而起。有過去、當今、未來，歷三世，識神常不滅。凡爲善惡，必有報應。漸積勝業，陶冶粗鄙，經無數形，藻練神明，乃致無生而得佛道。」《文殊問經》曰：「有二世，一衆生世，卽一切衆生也；一行世，卽衆生住處。」《大論》明三種世間：一者五衆；二者衆生；三者國土。「間」之與「界」，名異義同。間是隔別、間差，界是界畔、分齊。界有二種，一者十界，二者三界。十界者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修羅、人、天，此名六凡；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此名四聖。二三界者，一欲界，飲食、睡眠、淫慾，於此三事，希須名欲，若有情界，從他化自在天至無間獄，若器世界，乃至風輪，皆欲界攝；二色界者，形質清

淨，身相殊勝，未出色籠，故名色界；三無色界者，於彼界中，色非有。故此云「生生世界」者，按諸經皆序衆所知識以爲會證，一佛土有百億四天下，一四天下各有釋梵并諸天龍神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等在座聽法，此於諸經皆然，難可徧指。言佛轉法輪時，世界生生之類，皆來聽法也。

③優波提舍，此云逐分別所說，義翻「論義」。祇夜，此云重頌，亦曰應頌，即伽陀。伽陀，此云孤起，亦曰諷頌，舊曰偈，從「正音」言頌。修多羅，此云契經，或云「修單蘭」，或云「修妬路」，或名「素怛覽」，或以「經」字翻「修多羅」。修多羅即長文散說也。《法華經》曰：「或說修多羅、《伽陀》及《本事》、《譬喻》并祇夜、《優波提舍經》，按十二分教，亦云十二部經。」一《修多羅契經》，二《祇夜應頌》，三《和伽羅受記》，四《伽陀諷頌》，五《陀羅因緣》，六《優陀耶自說》，七《伊目多本事》，八《闍陀伽本生》，九《毘佛略方廣》，十《阿浮達磨未有》，十一《婆陀譬喻》，十二《優波提舍論義》。若小乘，只有九部，無《自說》、《授記》、《方廣》等。言二乘經文非止論義、應頌、契經三種而已也。

④《長阿含經》曰：「世尊人拘尸城雙樹間敷置牀座，佛取滅度。舍利出城北門，渡羅連禪河，到天冠寺而闍維之。」釋法顯《佛國記》曰：「拘那竭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，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。」《水經注》引此作「希連禪河」。《大經》云：「二十三天有波利質多羅樹，其根入地深五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葉四布五十由旬，其香開敷，香氣周徧五十由旬。」又翻「間錯莊嚴」，衆雜色華，周匝莊嚴。《法華文句》指此爲天樹王也。

⑤七處八會，見《華嚴經》。按：《華嚴經》有二本，初晉譯，二唐譯。晉義熙十四年，北天竺三藏佛度跋陀羅（此云覺賢）於揚州謝司空寺翻，梵本三萬六千頌，成《晉經》六十卷，三十四品，八會。至唐證聖元年，于闐三藏實叉難陀（此云喜學）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，兼補諸闕，計益九千頌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，合成唐本八十卷，三十九品，九會。子山後周時人，在唐以前，所見晉譯，故云七處八會。若唐譯，則有九會矣。云「七處八會」者，按經文，初會菩提場說經爲一處，二會普光明殿爲一處，三會忉利天爲一處，四會夜摩天爲一處，五會兜率天爲一處，六會他化天爲一處，

八會近多林爲一處，凡七處。其八會之中，第七重會普光明殿，與第二會同處。是「七處八會」也。三清，疑作「三請」。按《法華經》，舍利弗三請，而佛三止之，至四乃說，故云三請四說。《法華經》曰：「爾時世尊從三昧安祥而起，告舍利弗：『諸佛智慧甚深無量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。舍利弗，取要言之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』止舍利弗，不須復說。爾時舍利弗白佛言：『世尊，何因何緣，慍勸稱歎諸佛第一方便，甚深微妙難解之法？我自昔來，未曾從佛聞如是說。今者四衆咸皆有疑，惟願世尊敷演斯事。』爾時佛告舍利弗：『止，止，不須復說。若說是事，一切世間諸天及人，皆當驚疑。舍利弗，重白佛言：『世尊，惟願說之。』佛復止舍利弗：『若說是事，一切世間天人、阿修羅，皆當驚疑，增上慢比丘將墜於大坑。』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：『世尊，惟願說之。今此會中如我等比，百千萬億，世世已曾從佛變化，必能敬信。長夜安隱，多所饒益。』爾時世尊告舍利弗：『汝已慍勸三請，豈得不說！汝今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』說此語時，會中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五千人等，即從座起，禮佛而退。所以者何？此輩罪根深重，及增上慢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，有如此失，是以不住。世尊默然而不制止。佛告舍利弗：『諸佛如來時乃說之，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。諸佛世尊，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唯以佛之見知示悟衆生，但以一佛乘故，爲衆生說法，無有餘乘，若二若三，一切十方諸佛，法亦如是。』又按：《法華經》如來壽量品彌勒菩薩，亦三請不止而告之言。

⑥楊街之《洛陽伽藍記》曰：「王城東南行八日，如來投身餓虎之處。山頂有收骨寺，三百餘僧。王城南一百餘里，有如來昔在摩休國剥皮爲紙，折骨爲筆處。阿育王起塔籠之，舉高十丈。折骨之處，髓流著石，觀其脂色，肥膩若新。」《西陽雜俎》曰：「貝多出摩伽陀國，長六七丈，經冬不凋。此樹有三種，一者多羅娑力叉貝多，二者多梨娑力叉貝多，三者部娑力叉多羅梨。並書其葉部，闢一色，取其皮書之。貝多是梵語，漢翻爲葉。貝多娑力叉者，漢言葉樹也。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，若能保護，亦得五六百年。」《嵩山記》稱：「嵩高等中有思惟樹，即貝多也。」《雜俎》又曰：「西

域書六十四種，有樹葉書。《西域記》曰：「多羅樹林三十餘里，其葉長廣，其色光潤，諸國書寫，莫不採用。」翻譯云多羅，舊云貝多，此翻岸刑，如此方樓欄，直而且高，長八九十尺，花如黃米子。

⑤言經籍之多也。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那伽，或名龍，或名象，是五千阿羅漢，諸羅漢中最大力，以是故言如龍如象。水行，龍力大；陸行，象力大。故負荷大法者，比之龍、象。」《別行疏》云：「龍有四種：一守天宮殿，持令不落；二興雲致雨；三地龍，決江開瀆；四伏藏，守轉輪王、大福人藏也。」此云「龍藏」者，是伏藏，龍如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，見《華嚴》三本矣。

⑥《神仙傳》曰：「陰長生裂黃素寫丹經一通，黃金之簡，刻而書之，封以白銀之函。」此云「銀函」者，亦謂佛經封以白銀之函也。《長阿含經》曰：「爾時福貴被二黃金氈，價值百千，即從座起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『今如此氈奉上世尊，願垂受納。』佛告福貴：『汝以一氈施我，一施阿難。』爾時福貴承佛教旨，一奉如來，一施阿難。佛愍彼故，即爲納受。爾時世尊爲福貴說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即從座起，頭面禮足，歡喜而去。其去未久，阿難尋以黃金氈奉上如來，如來哀愍，即爲受之，被於身上。」云「東度」者，佛居西域，謂中國爲東，言佛教入中國也。《樓炭經》曰：「葱河以東，名爲震旦，以日初出，耀於東隅，故得名也。」翻譯云震旦，或云真丹，或云旃丹。《華嚴音義》翻爲「漢地」。琳法師云：「東方屬震，是日出之方也。」云「南翻」者，按天下有四，《樓炭經》說須彌山北天下名鬱單越，東名弗於逮，西名俱耶尼，南名閼浮利。閼浮利，樹名。《西域記》云：「北拘盧洲，東毗提訶洲，西瞿尼洲，南瞻部洲。」《瑞應經》云：「迦維羅衛者，三千日月，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。」按：佛生迦維，在南方閼浮利世界，地居天中，自稱中國。此云「南翻」，蓋翻以彼土之言，謂東度則譯以華言，南來則翻以梵語也。

⑦《高僧傳》曰：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，乃遣博士弟子秦景等，往天竺尋訪佛法。」又曰：「竺法蘭，中天竺人也。自言誦經論數萬章，爲中天竺學者之師。時蔡愔既至彼國，相隨問行而至。既達洛陽，便善漢言。愔於西域獲經，即

爲翻譯，所謂《十地》、《斷結》、《佛本僧法海藏》、《佛本行》、《四十二章》等五部。會移都寇亂，四部失本不傳，江左惟《四十二章經》今見在，可二千餘言。漢地見存諸經，惟此爲始也。」按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，後漢迦葉摩騰、竺法蘭同譯。魏收《釋老志序》曰：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，使於天竺，寫浮屠遺範。愔仍與沙門攝摩騰、竺法蘭東還洛陽。中國有沙門及拜跪之法，自此始也。」

○言佛法廣大，秦景、竺蘭諸篇未盡其萬一也。曹子建《贈丁翼》詩曰：「譬海出明珠。」潘正叔《贈王元貺》詩曰：「崑山積瓊玉。」呂氏春秋曰：「人不愛崑山之玉，江漢之珠。」高誘曰：「崑山之玉，燔以爐炭，三日三夜，色澤不變，玉之美者也。」《史記·龜策傳》曰：「王獨不聞玉橫雙雉，出於崑山，明月之珠，出於四海。」

○法雲、彌布、徧覆之義。深藏，所謂法海藏也。師子，梵云「僧伽彼」，或云「似多」，又「僧伽」，梁云小師子，卽狻猊也。佛稱人中師子。雷音者，如來具五種聲之一也。《華嚴經》曰：「不壞法雲，徧覆一切。」劉蚪《法華經注》曰：「雲譬應身。」《菩薩處胎經》曰：「金翅鳥從龍子到海宮殿，彼有七寶塔，諸佛所說諸法深藏。」《維摩經》曰：「諸佛威神之所建立，爲護法城，受持正法，能師子吼，名聞十方。」又曰：「演法無畏，猶師子吼。其所講說，乃如雷震。」肇曰：「師子吼，無畏音也。凡所言說不畏羣邪異學，喻師子吼衆獸下之。師子吼者，美演法也。」又曰：「師子吼菩薩、雷音菩薩，如是等三萬二千人，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爲聽法。彼時佛師子之座，蔽於一切諸來大衆師子。」《智度論》云：「佛爲人中師子。凡佛所坐，若牀若地，皆名師子座。夫師子獸中獨步，無畏，能伏一切。佛亦如是，於十六種外道、一切人天中，一切降伏，得無所畏，故稱人中師子。」《爾雅》郭注云：「師子出西域。」《法華經》曰：「震實法雷音。」

○梵志者，謂淨行志道。梵是西音，清淨之謂。梵志，此云淨裔，卽「婆羅門」。聲聞，猶言弟子，下乘名也。《普門疏》云：「婆羅門，此云淨行。初，種族山野自閑，故人以淨行稱之。」肇曰：「秦言外意。其種別有經書，世世相承，以道學

爲業。或在家，或出家，多恃己道術我慢人也。應法師云：「此訛略也，具云婆羅賀磨拏，義云承習梵天法者。其人種類，自云從梵天口中生，四姓中勝，獨取梵名。惟五天竺有，餘國卽無。諸經中梵志卽同此名。正云淨裔，稱是梵天苗裔也。」《瑞應經》曰：「迦葉二弟問迦葉曰：『今乃捨梵志道，學沙門法。』」按：《瑞應》稱：「迦葉初爲事火外道，嘗稱佛是大沙門，神則神矣，然未得道，故不如我已得羅漢也。佛語迦葉：『汝非羅漢，亦不知真道，胡爲妄自稱貴乎？』」按此知「梵志」與「沙門」爲二，雖有清淨之名，然恃己道術，自我慢人，未得謂得，猶爲外道，未許度脫生死。惟阿羅漢於後世更不生，不受生死果報。此梵志未得羅漢道，猶往生也。云「往生」者，《修行本起經》曰：「精神受形，周徧五道，一身死壞，復受一身，是也。」《阿闍世王經》曰：「何謂三藏？聲聞藏、辟支藏、菩薩藏。聲聞藏者，從他人聞故，聞其音故。」又云：「有三藏學、聲聞學者，用有度故，但自明故。」《戒因緣經》曰：「目犍連者，於聲聞中大，神足第一。阿難者，世尊亦說於聲聞中，多聞第一。」《瑜伽論》云：「諸佛聖教，聲爲上首，從師友所聞，此聲教展轉修證，永出世間，小行小果，故名聲聞攝。」《大乘論》云：「如來制戒，有二意：一爲聲聞自度故；一爲菩薩自度度他故。」僧肇曰：「下乘道非獨覺，要師而後成，故名聲聞乘，亦名弟子乘也。」《法華論四種聲聞》：一決定聲聞，定入無餘故；二增上慢聲聞，未證證故；三退菩提聲聞，退大取小故；四應化聲聞，內祕外現故。釋道安《戒因緣經序》曰：「世尊制戒，必有所因。六羣比丘生於貴族，攀龍附鳳，雖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，以斯成戒。」按：三藏中，菩薩乘爲大乘，辟支、聲聞爲小乘，聲聞最下。大乘先智，小乘先戒。佛爲諸弟子結戒，故云「聲聞說戒」也。此梵志、聲聞，一爲外道，一爲小乘，未臻至極。下文羅漢、菩提，始稱真人，得道矣。

○佛生迦維國，在雪山北，故云雪山羅漢。羅漢者，真人也。《長阿含經》曰：「昔有輪王，姓甘蔗氏，聽次妃之譖，擯四子至雪山北。自立城居，以德歸人，不數年間，鬱爲強國。父王悔憶，遣使往召四子，辭過不還。父王三歎：『我子釋迦！』因此命氏。」按：釋迦，此云能仁，故《瑞應》稱佛爲太子，自言國名迦維，在雪山北矣。《佛國記》曰：「慈嶺冬夏

有雪，彼土人人即名爲雪山人也。度嶺已，到北天竺。《四十二章經》曰：「佛言辭親出家，識心達本，解無爲法，名曰沙門。常行二百五十戒，進止清淨，爲四真道行，成阿羅漢。阿羅漢者，能飛行變化，曠劫壽命，住動天地。」《修行本起經》曰：「蓋聞沙門之爲道也，捨家妻子，捐棄愛欲，斷絕六情，守戒無爲，得一心者，萬邪滅矣。一心之道，謂之羅漢。羅漢者，真人也，聲色不能污，榮位不能屈，難動如地，已免憂苦，存亡自在。太子曰：『善哉！惟是爲快。』」亦見《瑞應經》及《佛國記》。《大論》云：「阿羅名賊，漢名破，一切煩惱賊破。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，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。又阿名『不』，羅漢名『生』，後世中更不生，是名阿羅漢。」《法華疏》云：「《阿毘經》云『應真』，《瑞應》云『真人』，悉是無生釋阿羅漢也。或言無翻名，含三義：無明糠脫後世田中，不受生死果報，故云不生；九十八使煩惱盡，故名殺賊；具知斷功德，堪爲人天福田，故言應供。含此三義，故存梵名。」

⑤驚嶺在王舍城，梵云耆闍崛山，是也。梵云菩提，華言道也。《佛國記》曰：「人谷搏山，東南上十五里，到耆闍崛山。未至頭三里，有石窟，南向，佛本於此坐禪。西北三十步，復有一石窟，阿難於中坐禪。天魔波旬化作雕鷲，住窟前，恐阿難，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，怖即得止。鳥跡手孔，今悉存，故曰雕鷲窟山。其山峰秀端嚴，是五山之最高也。」《大論》云：「耆闍名鷲，崛名頭。是山頂似鷲。增一佛告諸比丘：『此山久遠，同名靈鷲。』」《觀經疏》云：「諸聖仙靈依之而住。」釋氏《西域記》曰：「耆闍崛山在阿耨達山王舍城東北，望其山有兩峰雙立，相去二三里，中道鷲鳥常居。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。山名耆闍，鷲也。」應法師云：「按：梵本無靈義，此鳥有靈，知人死活，故號靈鷲。」《婆沙》云：「其山三峰，如仰雞足，似狼之迹，亦名狼迹，又名普賢山、白增山、仙人山、負重山。」《四十二章經》曰：「觀靈覺即菩提。」《西域記》曰：「在摩竭國尼連河西南十里，有樹名菩提。」《長阿含經》曰：「何等時佛生？何等時出家？何等時成道？」又云：「八日如來生，八日佛出家，八日成菩提。」按此知菩提言道也。僧肇《維摩經注》曰：「佛於樹下成道，樹名菩提。」又曰：「道之極者，稱曰菩提。秦無言以譯之。菩提者，蓋是正覺無相之真智乎。」

⑤言佛乘不可思議，非世間語言文字所能窮究也。

弘農五張寺者，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①。昔者千金之族見徙五陵，大姓之民移家六

郡，蓋其流也②。元高五子，負荷遺訓③。離經辨志，並是成名；入室生光，咸能顯德④。

加以尊承慧業，敬受法門⑤，兄弟同居，共捨爲寺。伽藍肇建，即以五張爲名⑥。知是城居

趙信⑦，仍名趙信之城；殿入蕭何，卽號蕭何之殿⑧。加以象馬無吝，衣裘是捨⑨。春園柳

路，變入禪林；蠶月桑一作霜。津，迴成定水⑩。平輿雖盛，豈可獨擅二龍，扶風最良，不得專

稱五馬⑪。

①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南陽郡，秦置，屬荊州。」

②言張元高本南陽人，寓居弘農，如五陵豪族、六郡良家也。《三輔黃圖》曰：「高祖都長安，徙諸齊田、楚屈昭景及諸功

臣於長陵。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，強本弱末，以制天下。」《西都賦》曰：「北眺五陵。」

謂長、安、陽、茂、平，此五陵也。《漢書》曰：「漢興，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、期門。」師古曰：「六郡，謂隴西、天水、安定、

北地、上郡、西河也。」

③言張元高子兄弟五人也。《左氏傳》曰：「其父析薪，其子弗克負荷。」

④《禮記》曰：「一年視離經辨志。」《搜神記》曰：「中興初，有應樞者，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，初探試之，乃得黃金。自

是諸子宦學，並有芳名。至瑒，七世顯。」

⑤《維摩經》曰：「知一切不取不捨，人一相門，起於慧業。」僧肇注云：「決衆生念，定諸法相，然後說法，故繫之以

智，造心分別法相，令人一門，故繫之以慧也。」別本云智業、慧業。又肇云：「言爲世則謂之法，衆聖所由謂

之門。」

⑥梵云「僧伽藍摩」，或云「僧伽羅摩」，此云衆園。《五分律》云：「瓶沙王施伽蘭陀竹園爲始也。園者，生植之所，佛弟子居之，取住植道本之義也。或云「毘阿羅」，此云遊止處。」

⑦《漢書·匈奴傳》曰：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，降匈奴。趙信者，故胡小王降漢者也。衛青、霍去病擊匈奴，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。」孟康曰：「趙信所作，因以名城。」《漢宮閣銘》曰：「蕭何、韓信、曹參並有殿。」見《藝文類聚》。

⑧《報恩經》曰：「如來爲一切父母，故當修難行苦行，難捨能捨，頭目、髓腦、國城、妻子、象馬、七寶、聲譽、車乘、衣服、飲食、卧具、醫藥，一切給與。」

⑨言本住宅，改爲佛寺也。六度有禪定，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也。《修行經》曰：「王問太子何如，對曰：『在閻浮樹下，一心禪定。』」又曰：「念道清淨，不宜在家，當處山林，研精行禪。」《毘婆沙論》云：「禪者，此云普智，謂可得道，亦能棄結。」《阿毘曇論》云：「謂以斷結正觀名禪。」《三千威儀經》曰：「坐禪有十事，四閑處，謂山間林下也。」《詩》云：「蠶月條桑。」《郡國志》云：「平陽，有采桑津。」《維摩經》曰：「八解之浴池，定水湛然滿。」什曰：「水之爲用，除垢去熱，解脫之性，亦除熱去礙，既定意足，湛然滿矣。」

⑩《汝南先賢傳》曰：「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，則曰：『平輿之淵，有二龍焉。』許虔字子政，平輿人。虔弟劭，字子將。」《襄陽耆舊傳》曰：「蜀馬良，字季常，宜城人也。兄弟五人，並有才名，鄉里爲之諺曰：『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』」良眉中有白毛，故以稱之。以喻五張兄弟矣。

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①、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②，財行法檀，一作「財法行檀」。身心罄竭③。兼化鄉邑道俗數千，敬造一切德輪，見成三百餘部。琅笈一作「雷篆」。雲書，金繩玉

檢，削蒸栗之簡，裝酸棗之珠^④，並入香城，咸封禪閣^⑤。坐堂伏檻，羌非湘水之神；綠房紫的，足擬恭王之殿^⑥。高掌西望，長河北臨^⑦。鼎氣常浮，爐煙咸起^⑧。戶牖寥廓，吹萬龍門之風；梁棟崢嶸，落實一作客。河源之樹^⑨〔三〕。僧徒雲集，不遠燉煌之城；學侶相奔，更合華陰之市^⑩。

⑩寺主者，梵云「摩摩帝」，或云「毗呵羅莎弭」，此云寺主。《僧史略》云：「詳其寺主，起於東漢白馬寺也。寺既爰處，人必主之。於時雖無寺主之名，而有知事之者。東晉以來，此職方盛。故梁武造光宅寺，召法雲爲寺主，創立僧制。」三藏、經、律、論。又菩薩、辟支、聲聞爲三藏。又河含、毗尼、阿毗曇爲三藏。注並見前。釋道安《戒因緣經序》曰：「阿難出經，分爲十二部，又抄十二部，爲四阿含、阿毘曇、鼻奈耶、三藏備也。天竺學士，罔弗尊焉。諷之詠之，未墜於地。其大高座沙門，則兼該三藏；中下高座，則通一通二而已耳。」《雜阿含經》云：「何名法師？佛言：『若於色言猶生厭離，欲滅盡寂靜法者，名法師；若於受想行識，說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者，名法師。』三藏大法師者，言學通三藏也。法映，僧名，如古法蘭、法顯，皆取佛法以爲名也。」

⑪《隋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河南郡，舊置洛州。」又云：「洛陽，漢已來舊都，後魏置司州，東魏改曰洛州，後周置東京六府、洛州總管。」按：刺史治總管府，控督諸州，郡守所治惟一郡之地。時子山爲弘農守，張隆爲洛州刺史，陝州、弘農並隸洛州也。

⑫財行，謂財施。法檀，謂法施也。法界次第云：「檀那」，秦言布施。布施有二種，一者財施，二者法施。財施者，所謂飲食、衣服、田宅、六畜、奴婢、珍寶，一切己之所有資身之具及妻子，乃至身命，屬他，爲他財物，故云捨身猶屬財施。有所須者，皆能施與，皆名財施也。法施者，若從諸佛及善知識聞說世間、出世間善法，若從經論中聞，若自以觀行，

故知以清淨心爲人演說，皆名法施。一作「財法行壇」者，亦謂財、法二施也。又《維摩經》：「什曰：『施有三種，一財施，二心施，三法施。以財施人，名爲財施；慈心等心與人樂，名爲心施；說法利人，名爲法施。』」此云「身心罄竭」，兼心施也。

④《禹貢》云：「球琳、琅玕。」孔傳云：「琅玕，石而似玉。」《山海經》曰：「崑崙山有琅玕樹。」《爾雅》云：「西北之美者，有崑崙虛之瑊瑊、琅玕焉。」笈，書箱也。《史記》云：「蘇秦負笈從師。」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「袁宏負笈尋師。高弘負笈單步。郎余負笈賣卜。徐稭負笈赴弔。」又蘇章、李固、包咸，並有負笈之事。此云「琅笈」，猶玉箱矣。《晉書·衛恒四體書勢》曰：「勢似凌雲。」《法華經》曰：「黃金爲繩，以界人道。」《白虎通》曰：「封禪，金泥銀繩，或石泥金繩，封以印璽。」《漢書·孟康注》曰：「有金策石函、金繩玉檢之封焉。」魏文帝《與鍾大理書》曰：「竊見《玉書》稱美玉白如截肪，黑譬純漆，赤擬雞冠，黃侔蒸栗。」按此知「蒸栗之簡」謂黃玉簡也。《魏志·東夷傳》曰：「夫餘國出美珠，珠大者如酸棗。」言此經藏皆七寶莊嚴也。

⑤《維摩經》曰：「上方界分，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國名衆香，佛號香積。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，最爲第一。其界一切皆以香作，樓閣、經行香地、苑園皆香。其食香氣，周流十方無量世界。」禪閣，注見下文「僧徒雲集，不遠燉煌之城」句。

⑥宋玉《招魂》曰：「坐堂伏檻臨曲池。」羌非，疑作「差非」。又按：楚人語辭有稱「羌」者，《離騷》曰：「羌內恕己以量人兮。」王逸注曰：「羌，楚人語詞也，猶言鄉，何爲也。」《楚辭》稱羌者非一。王逸《魯靈光殿賦》曰：「綠房紫的。」序云：「魯靈光殿者，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之所立也。初，恭王始都下國，好治宮室，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。」

⑦張衡《西京賦》曰：「巨靈鼎足，高掌遠跼，以流河曲。」薛綜曰：「巨靈，河神也。古語云：『此本一山，當河水過之而曲行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，足蹋離其下，中分爲二，以通河流。』手足之跡，於今尚在。」

①言河水上蒸，如浮鼎氣；華山出雲，若起爐煙也。

②《甘泉賦》曰：「閑閑闕其寥廓兮，似紫宮之崢嶸。」師古曰：「寥廓，宏遠也。崢嶸，深邃也。」《莊子》曰：「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。」《三秦記》曰：「龍門，一名河津，去長安九百里。水懸絕，龜魚莫能上，上則化爲龍矣。」《世說》曰：「李元禮有升其堂者，皆以爲登龍門。」又按：釋氏亦有稱龍門者，高僧慧持遠法師之弟，性格清峻，解行並高，領徒千人，凡有升堂入室者，皆號登龍門。《漢書·西域傳》曰：「河有兩源，一出葱嶺。」云：「河源之樹」者，即所謂閭浮提樹也。《大論》云：「閭浮，樹名，提名爲洲。此洲上有此樹林，林中有河，底有金沙，名閭浮檀金。以閭浮樹故名閭浮洲。」《長水》云：「或云閭浮果汁點物成金，因流入河，染石爲金。」《左氏傳》曰：「我落其實，而取其材。」

③《後漢書·郡國志》曰：「涼州燉煌郡，古瓜州也。燉煌龍勒有玉門關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僧，西域道人也。」言僧徒之多，不異西域也。《典錄》云：「屬賓禪師法秀初至燉煌，立禪閣於閑曠地，植奈千株，趨者如雲，徒衆濟濟。」按：法秀，梵云曇摩密多，宋文元嘉時人。《後漢書》曰：「張楷隱於弘農山中，學者隨之，所居成市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。」言寺門如市也。按此法會合鄉邑道俗，故兼稱僧徒、學侶也。

兩陝昔分，實基王化；二陵今阻，翻馳羽檄。虞公屈產，交亂風塵；召伯甘棠，凋零霜露。雖復兼疑作廉。能共治，未遣渡河之獸；烽柝是警，實擾移關之民。是以法王御世，天人論道，汲引四流，周圓五怖，故能調伏怨憎，消除結縛。法水津梁，得無砥柱之難；香山轍迹，非復終南之險。

④《公羊傳》曰：「自陝以東，周公主之；自陝以西，召公主之。」《左氏傳》曰：「崤有二陵焉：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避風雨也。」《漢書》：「高祖曰：『吾以羽檄馳天下兵。』」言陝州弘農郡有陝縣，卽周、召分陝之地。又有

二嶠，即《左傳》所謂「二陵風雨之處也」。實基王化者，謂後周之澤。翻馳羽檄者，謂周、齊方交兵也。按：陝州，魏置，後周又置嶠郡，置兵於此備齊。

③《左氏傳》曰：「晉侯以垂棘之璧、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。」《詩·召南》云：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。召伯所茇。」言兵革之後，州郡故多荒殘也。

④《後漢書》曰：「劉昆爲弘農太守。先是嶠、阻驛道多虎災，行旅不通。昆爲政三年，仁化大行，虎皆負子渡河。帝聞而異之。」《烽》，說文作「𨔵」，「燧候表也，邊有警則舉火。」《易·繫辭》云：「重門擊柝，以禦暴客。」鄭康成云：「手持兩木以相敲，是爲擊柝，守備警戒也。」《漢書·武帝紀》注：「應劭曰：『樓船將軍數有大功，恥爲關外民，上書乞徙東關，以家財給其用度。武帝意亦好廣闊，於是徙關於新安，去弘農三百里。』」《後漢書·郡國志》曰：「弘農，故秦函谷關。」新安屬弘農郡。言雖廉能之吏，不能施恩澤於民也。

⑤《維摩經》曰：「法王法力超羣生，常以法財施一切。已於諸法得自在，是故稽首此法王。」僧肇曰：「俗王以俗力勝民，故能澤及一國。法王以法力超衆，故能道濟無疆。」又曰：「世王自在於民，法王自在於法。」《修行經》曰：「佛念昔定光佛別我爲佛，名釋迦文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明行足，爲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道法御，天人師，號佛、世尊、菩薩。」《地持經》曰：「如來有十種名稱功德，爲一切法道師，故名天人師。」《大智度論》曰：「欲流、有流、無明流、有見流。」《王中·頭陀寺碑》文云：「引之於有，則高謝四流，是也。」《佛地論》云：「一不活畏，二惡名畏，三死畏，四趣畏，五怯畏。」畏亦怖也。《四十二章經》曰：「佛言人從愛欲生憂，從憂生怖。若離於愛，何憂何怖？」注云：「五種怖畏，所謂不活怖，惡名怖，大衆威德怖，死怖，墮惡道怖也。」《維摩經》曰：「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。」什曰：「梵本云毘尼。毘尼，秦言善治，善治衆生，令棄惡行善也。調伏，旨同而語隱，故存其本。」《瑜伽論》云：「善知識具十功德一調伏者，謂與戒相應，由根調。故律云：『世尊謂調伏貪瞋癡令盡，故制增上戒學。』」《維摩經》曰：「稽首能斷諸結縛。」又